

追忆刘炯朗校长二三事

○李 军（1980级自动化）

看到刘炯朗校长已于2020年11月7日因病仙逝的消息，才想到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C. L. Liu在学术界大名鼎鼎，有朋友在清华读书时的离散数学教材就是他的经典之作*Elements of Discrete Mathematics*。但我最早知道刘校长，却是因为他于1998年就任新竹清华校长伊始，就遇到一位女研究生情杀同学的恶性事件。那时，我正在旧金山湾区校友会服务，对两岸清华的信息都比较关注，在中文报纸上看到刘校长被搞得很狼狈的样子，觉得他很倒霉，因为发生这样的惨剧，实在让一位从美国聘去的新校长很难应对。

在我回国多年以后，有次偶然看到报道，刘校长在2002年离任新竹清华校长时，曾独自背着个双肩背，悄然地去监狱探望了那位女生。不放弃一个学生，哪怕是曾因引发媒体风暴而给自己带来下马威的在监犯人，这样的校长令人肃然起敬。

第一次谒见刘校长，是在硅谷东湾的ESST公司。当时我以校友会的名义，协助推进邵晓风和曹敬军等人发起的留美学者暑期赴清华讲学项目。经时任公司首席科学家、原清华无线电系茅于海教授介绍，去见CEO陈先生，争取捐款支持。这个项目是史宗恺倡议和

推动的，前期得到了斯坦福教育基金会和老校友刘天宏纪念奖学金的赞助，历时多年，请了李彦宏（当时还未回国创立百度）等每年10人，暑期在清华开设短期集中课程。那天，在接待室等着会见的还有一位长者，就是刘校长。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耐心地和我一起静候，只为给新竹清华募捐。后来在校友会组织的欢迎刘校长聚会上，才知道他来硅谷筹款的项目之一是为了送新竹清华学生大三后赴美游学，但也听他提到有些学生因为那几年台湾经济“太好”，而不愿“去美国受苦”。如今在大陆，这竟也成了一些都市出身独生子女的状态。回想当时刘校长与校友的交流，亲切随和、毫无官腔，他心里想



1998年11月，刘校长（前排左3）与硅谷校友相聚。多位北加州湾区校友会会长参聚，包括前任会长张耀华（前排左2）、苏启明（后排右3），当任会长李军（后排左4），当任副会长、后任会长林玮铭（前排右1），后任会长李庆（左侧最高）、白晓云（后排左2）、周幼兰（后排右1）

□ 怀念师友

的、嘴上说的，都是培养学生。

2001年，是清华建校九十周年。我有幸参加了先在新竹、后在北京两个校园举行的庆典和相关活动。不知是否都是刻意安排，但我觉得刘校长真的很大度。首先，毕竟先有北京清华，后有新竹清华，北京的校园是清华最初的发祥地，所以正日子留给了北京清华，新竹提前举办校庆，方便北京清华代表团，也方便希望参加两岸校庆的校友。其次，在新竹清华的校庆典礼没有悬置“国旗”，奏唱“国歌”，除了当时的新竹市长，也没有其他政要讲话，主席台上并排端坐的，是王大中校长和刘炯朗校长。我在两岸校友共同参加的湾区校友会服务过，深知这是很难平衡的事情，因为即使在硅谷的每次大型校友活动，这都是需要谨慎关注的敏感因素，更不要说在“国立”大学校园里面。最后，在刘校长带队参加北京校园的校庆活动时，庆典上和我们一样坐在综合体育馆的看台上。这让我等内心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但刘校长很谦和，看上去并不介意。我想能让他更高兴的，是学生对他的爱戴。回想新竹校园庆典的当晚，在去观看学生联欢活动的路上，学生们自发而



左起：北京王大中校长、新竹刘炯朗校长和北京胡东成副校长在北京清华90周年庆典晚会上

热情地欢呼“刘校长好”，我作为随行的旁观者，都很感动。

2008年，信研院成立五周年。4月19日下午，院庆（也是校庆活动一部分）非常有幸请到刘校长以“演算之美”为题演讲，真是学者风范、儒雅气度，妙趣横生、精彩绝伦。当晚，北京清华的几位老友请他吃便饭，回忆了一些两岸清华交往的故事和各自教学研究的趣闻，大家非常高兴。刘校长退休后不但继续为学术界和工业界服务，还做了一个广播节目（后来才知道这个名为“我爱谈天你爱笑”的节目持续了十几年），并笔耕不辍，出版了多本人文和科普著作。饭后，他给大家送书作别，我开车送他到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休息。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刘校长。其实我一共也没见过他几次，更遗憾没能单独向他请教，从他那里学到更多为人做事的道理。有些人，萍水相逢，几面之交，但却让人敬仰崇敬不已。刘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睿智、和蔼、大度的长者”（王岩学长语），让人向善，令人难忘。

深切悼念刘炯朗校长。



刘炯朗校长在信研院演讲